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家蔵集卷七十二

明　吳寛　撰

墓表一十首

杜東原先生墓表

先生諱瓊字用嘉姓杜氏蘇之吳縣人以成化十年十月二十六日卒葬既十年其里諸生吳寛始克表其墓曰先生今世之隱君子也學不在於為文而已行修家庭而倫理藹然以厚教不止於授徒而已化及鄉閭而

風上古超然以高色清而夷凡賢愚不齊之人皆可與語
然為塾師以其僕一言之慢即日歸家而不可留其守
道也甚介行和而易凡巉絶難繼之事有所不為然母
病醫藥弗愈則刲股作糜以進其為孝也甚烈姊老而
敬事之不衰有類於燎鬚師没而哀慕之無替必為之
制服孩提不苟取故囊無不義之物白首猶慎交故坐
有必端之友至於地侵於鄰而不爭金盜於僕而不問
又其事之瑣瑣者蓋當宣徳正統間天下承平求賢詔

下士之有一行一藝者皆得薦於守令先生顧以母老力辭守令問知其所欲也卒用旌其母之節而不敢强其仕遂以隱終身所謂隱不違親貞不絶俗者先生其近之故東海徐太史以中行之士與之者以此則先生不謂之君子哉惟昔東漢之世仕者固不暇論矣若危言激論以貶人刺世者每不得全其身至深藏遠引而食力養親者亦足以遂其志故郭泰雖賢於范滂不免近於俠周燮若亞於黃憲終不失於高後之論先生者

其必有以識之矣先生得宋朱長文樂圃而家其旁自號東原吴人因稱東原先生卒年七十有九三子能世其儒業其登鄉貢者曰啓寛辱先生愛慨先生之没而不可作也用表其墓且以慰吴人之思云爾

太醫院御醫劉公墓表

公諱毓字德美姓劉氏其先金陵人也高祖季德遷於蘇州始為長洲人季德生翰卿翰卿生公威公威生弘遠弘遠生公公生甫一月而孤母徐氏抱公鞠於外家

以長初從徐姓徐故居藥為業凡本草所載公少已習知追長母擇業以授獨謂醫可教也遣之從學盛御醫啟東盛之醫出王仲光韓復陽而二家又本朱丹溪其醫所從來既正公學之更勤歲久涵蓄精贍出以治疾率中其法慎攻擊以培養本原為主有言其奏功若緩者不為改曰吾之得於師者如此然人竟獲生至不可生者他醫見其埶未劇方投藥而公已憂形於色曰此則吾所不能治者也已而果然公性和平謙厚未嘗以

危言恐人而規利亦未嘗以奇見自負而邀名故人皆服其德以為不可及公自少恬淡不慕仕進一日朝廷下吳中悉起諸名醫公當行適歲且暮有司趣上道不得已衝冒風雪至京衆不任勞苦咸嗟歎時公年已高亦不戚戚也既入太醫院為醫士尋選入御藥房時稱得人憲宗純皇帝方在位俄命諸醫用藥公蔽於人不得薦用薦用者藥不效始以公名上乃得召見已而聖躬獲安自是上因識其狀貌將官之竟為人蔽不果後

其人以罪去始授御醫三年考最賜敕進階又六年公自顧年益高曰布衣終身吾志也今既得官且老矣可以止足矣况後輩林立尚可與之爭進耶遂上疏乞休致同列知其志不欲仕故尼之疏再上堅臥不起卒得旨而歸他日上復思之顧左右問故白鬚老人安在耶其得乎上者如此又二年以疾卒實弘治戊申六月二日也享年七十有二公氣貌清雅語音琅然治家儉而中度論事正而近情接人和而莊詳而無偽平生事母

甚孝以母少則守志教之成立作堂奉之表曰慈節至以名其子以示不忘好讀書謂惟此為有益也因以益齋自號士大夫重其為人皆以益齋先生稱之嘗買田里中築室曰景陶杖屨往来情興感發往往託之賦詠云配蘇氏子男三人曰慈能傳其業後一月卒曰節府學生曰奉先卒女二人長適張巽次尚㓜孫男四人曰祖徵曰某曰某曰某女二人曾孫男一人初公以先世葬吴縣鴈蕩村頽隘取客土築之令僅容其棺曰吾忍

去此而他葬矛至是節以卒之年某月某日葬公既有
志其墓者乃復請予表之予與公有斯文之好公之歸
吴每懐思之而賢智其人不已盖自今上改元大舉黜
陟之典凡以醫仕者多見裁抑人始羡公乞身之早莫
不髙之夫好進之徒無所不至然其後鮮有不敗者惟
公初以守已之堅故進之則遲及既進矣其中實有不
樂者此其終見事之明而退之亦速也老子曰知足不
辱知止不殆公既有焉則以公為醫師者豈非知之淺

者乎夫出處大節世多未善吾是以取而表之

南京太醫院判周君墓表

弘治二年二月辛亥原已院判卒於南京後二十日訃至士大夫凡識原已者咨嗟之聲相屬至有垂涕者其不識者問知原已為人亦曰是宜悼惜者之多也當其病甚亟欲歸吳中一見父母竟不及行而卒於是其友李貞伯為治殮具後五日子壻陳鍵扶柩至家又七月將葬於吳縣沙涇村以宜有文表其墓也陳玉汝則請

於予嗚呼予與原已有交親之好非淺其文豈待請耶
第有不忍為者然度原已望我者在此乃卒書之原已
初名經更名京後又更名庚號菊田幼即頴異從塾師
學書落筆有法而詩則得於舅氏閭丘賔用之教為多
迨長益好學每夜五鼓輙起誦習居諸生中如無能人
及見其述作知其所蓄充然也家本業醫不欲以醫名
然醫亦無所不通又閭巷之士爭為舉子業多取科第
顧獨向古學殊無羡慕意葢將隱居養親以終其身知

其才者則謂原己當自見於世無可泯焉一日太醫院奏下吳中徵醫士數輩中有原己名非所望也時太守邱公方請修郡志原己始乞入學就弟子列兾免不可得被迫遣上京人知其爲儒醫也尤敬重之未幾選入禁中典御藥及數以醫驗始獲授御醫居數年以父母益老無兄弟侍養悲思無已適南京鈌掌院事者衆推之乃擢院判以往至則公署久壞醫徒散逸空廨數間而已原己慨然欲復舊規修葺一新藥餌畢具初其下

習為縱弛多怨言既久見其無私始皆歎服無敢弗執役者原已為人慎密清雅狀貌癯然視之如懦夫中實剛介不隨其擢居南京官亦美矣一旦意有不樂即欲引去人力勸之而止平生動作不苟雖簡札細事未嘗草率性喜為詩與知己者酒間賦詠終夕不倦其摘抉古事叙述人情平實深秀語多絶俗每為詞林諸公稱賞其自處歛然不以為能也然與之交者則慕其賢非但以詩況醫乎哉其醫既為餘事至視人疾用藥必謹

不取竒效故獲生者甚多亦不自以為能周之先鄢陵人也從宋南遷有為鈐轄使守嘉定者子孫遂為吳人自宋歷元代為醫官高祖曰繼周國初光澤縣學訓導曽祖輔治春秋能詩不仕祖昺尤深於醫父南承其業而名益著以原已貴封院判母閭邱氏封安人原已初娶陳某女再娶太常寺丞顧本女贈封並安人一女陳出壻即陳鍵其卒也年甫四十七嗚呼世未有不死者死而可悲有如原已者乎蓋非特以不壽以無子乏嗣

續耳雖然古之賢者或夭亦或無子若其父母皆老而
衰相視煢煢則生者既無所託然後知死者之可悲也
其可慰者死而無所望於人而致人爭惜之其名彰彰
於世身没而若存家斷而若續他人何以及此盖繫乎
天者無如之何亦惟求其得乎人者而已百世之下有
知原已葬於是者尚相與護其墓也哉

素菴錢府君墓表

浙西有錢氏莫盛於海虞盖多出吴越國王之裔然其

間以詩書孝義藹然聞望久而不衰者則莫盛於昆湖之族也在宋既多顯人至元有曰希祖仕為玉山縣學教諭生諱甦者為人學博氣豪當國初以布衣上疏論星變高皇帝嘉之因命撰祭元幼主文稱旨欲留用竟辭歸以全其身人稱謙齋先生其仲子中得娶趙氏宋宗室後是為府君考妣也府君諱完字汝周别號素菴少孤能守先業與弟公達協力治家家益拓以大事母視其意所在即承順無違其外祖母既老而舅氏時中

更喪明毋竊憂之遂迎養於家以終天年而時中有子復為買田築室居之每念世父迪少即代父死於法而無後以傳曰凡吾子孫所以有今日者以大父之幸存也特買田百畝俾後人祀之勿忘其器局深濬果毅多籌畧郡縣推長田賦事既克舉民不告勞以地瀕湖數遭水患嘗募民築堤捍之數年皆成腴田坐享其利故自守令而下有事輙謀之府君而名譽益起里有爭訟者往往就質固有越竟而至者矣好為義事故都憲思

菴吳先生小學集解成謂是書有補於世甚大亟命工刻之蘇守金華朱公方創社學郡中歲出米三十斛以助子弟之費其餘鄰里親戚之家貧窶患難所以周給之者尤多蓋又嘗輸財助邊得賜仕者冠服以榮其身云府君娶王氏子男五人曰昌封監察御史曰曄浙江都司經歷曰昉曰昇曰昆鄉貢進士女四人適王震秦樌張汝嘉夏偉孫男十一人曰承德監察御史曰承芳曰承恩曰承美曰承源曰承惠曰承憲曰承意曰承緒

曰承智曰承顔曽孫男二人曰銈曰鉅府君卒以景泰庚午十月二十三日享年五十有九以明年三月三日葬於虞山先塋時既有銘其墓者矣後三十六年為成化丙午御史君奉父命請予表於墓上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況海虞繁雄之地乎如府君之為人行義足以庇乎里閭而無不懐才諝足以動乎郡縣而無不信雖謂一鄉之善士可也葢其先世孝義之澤如此獨惜其終於田間不少見用於世而後人科第仕宦方顯

於時卓然為昆湖之族非府君有以遺之乎吾是以表之

耕隱翁墓表

翁姓徐氏其先長洲人也國初徙實南京永樂間從駕再徙久而還鄉故今又為吴縣人翁初諱某更諱有賢字元僅少值父母俱喪與其伯兄松菴府君其仲天全先生相友愛以天全起甲科為儒臣曰吾可不求仕也遂以家業自任方還鄉盡力築室以居既完而隘悉讓

其兄乃即其後隙地别築焉當是時翁衣食尚未足始往來湖湘間服賈久之不復出則買田課耕日與農夫同其勞苦不恤也因自稱耕隱翁及所蓄既厚然未嘗侈用以改其初而時出所有以周給人後更應詔輸粟助邊得授承事郎以榮終身翁貌清癯雙目炯然性多能尤善鑒古器物與人處和易可親晚節益脱畧世事頗好散誕居田野間或經月不冠賔客至輙陳尊俎歌古調以樂之翛然物外人也其生永樂庚寅二月二十

七日卒於弘治己酉十一月十九日享年八十曾祖文禎祖子復父孟聲俱以仲兄貴前贈武功伯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妣丁氏俱贈夫人翁配高氏有內助功子男二人曰世英娶王氏曰世傑先卒娶張氏女一人適楊翻孫男五人曰美中曰美德府學生曰美輝曰美恩曰美質女四人適湯傳柳介蔣煒其一未行曾孫男一人曰亨衢女六人初翁預治葬穴於吳城西珍珠塢書來請記予未暇作及是翁卒其子世英復以書來曰不

幸先人至此奈今葬有日惟表墓宜有文願述之以終
先志予與徐有姻好知翁為人之賢他事雖不書可也
獨得其一可書者方天全仕於朝以天順初功至封伯
爵貴顯已極一時所與同功者率秉勢引拔人雖厮役
倚以得官翁時侍其兄居京師何所不得顧閉門退縮
竊以為憂而天全竟為同功者所誣陷已而其人事敗
而死則天全自謫所賜歸矣彼冒功得官者皆從之被
黜而翁則無事也蓋兄弟徜徉鄉里相聚而樂者數年

識者並賢智之此固翁之所為可表者而事狀之所不及者歟

江西安仁縣知縣致仕謝君墓表

江西安仁縣致仕謝君卒以弘治元年正月四日巳而其配金孺人亦卒則三月十九日也其孫麒等既擇明年八月二十六日合葬於長洲縣陳公鄉奉字圍之原使人北來奉狀求表其墓盖以予與君交久故爾君姓謝氏諱縉字朝用別號履菴世為長洲人曽祖子華祖

貴宗父思信思信娶同里茹氏生君君少從里師學在諸生中頴異不羣稍長出游江湖間或勸之曰子尚可學也始悟而歸謁見郡守況公遂補郡學弟子員治易甚勤顧屢舉於鄉不偶始貢入胄監居數年授安仁知縣至則先舉廢政數條而尤以興學校為事士有文行者輙優禮之更作彌高亭示人以向道之意先揞李侯菴邑人也取其遺稿板刻以行一時文化流行諸生感慕多所成就君為政尚忠厚不以聲色立威然民亦不

敢違令邑有宿逋召民諭之使輸不施榜掠未幾相率擔負而至國賦遂完又嘗歲旱齋沐禱於神祠翼日大雨沾足邑人以君積誠所感翕然形諸歌詠蓋居官凡四年民方愛之而致仕歸矣君素孝友初之官奉其母行或以母老沮之曰吾所為欲得祿者正為養親計耳今既得之而弃其親何以盡吾心哉卒奉以行所以養之者甚厚待選吏部時適值歲祲蹠足食養民九事上於朝多見施行而客居頗久舍館蕭然畧無慍色表錦

衣彬知其賢禮請為塾師袁雖貴傾一時未嘗藉其聲勢以取利也平生舉止端重步趨不亂而言詞清婉如恐傷人作書師歐陽率更楷正有法其運筆安閒雖累千字不誤卒時年六十九金孺人為同里諱得誠者之女性婉娩以勤慎儉約治内卒年七十二子男三人曰麒曰麟曰㦸麟長洲學生㦸早卒女四人計鏞王澳滕澤陳觀其壻也孫男四人曰同仁曰同義曰同禮曰同智女三人惟古之長民者不以法制為急故曰平易近

民民必親之又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是也如鄭子產所謂猛者竊恐其矯當時縱弛之弊故為是言不然猛豈平易愷悌之說乎予聞君之治民姁姁然視之猶子甚得父母之道使久任之其政必有可觀惜乎既去不盡所施至是不幸且没矣故因表墓之請乃著君為政如此以為暴戾者之愧云

隱士徐靜菴墓表

徐之先為婺之桐山人後徙吳之洞庭山遂為邑著姓

自其先好延郡中儒者為塾師以教弟子惟其重文雅凡四方名士游其門者不絶靜菴自為童子得於薫染者既多故其學識廣而甚逺又洞庭在太湖上巖壑竒麗林木茂密為天下極勝處靜菴上下登臨殆無虚日平生得於娱玩者既熟故其思致美而甚清發而為詩縟麗鮮新語皆可誦若西蜀晏鐸海昌蘇平輩一時所謂詩人也靜菴與之倡和偃然不相下歲久積成卷帙故劉文恭公實序之靜菴諱震字徳重靜菴其自號也

為人不獨以詩名其尊重不苟自守介然郡大夫歲行
鄉飲禮雖屢請不赴也與人交情誼周至然非其人輙
謝絶之篤於教子不令就生業以損其志常曰金帛之
豐愈於學問之積耶家故有厚産不喜自奉累斤以周
貧之有鬻田者必過與之直或以屋售後念其露居竟
還之其直不復索盖其德之厚如此靜菴既老掃一室
左圖右史日靜坐頤神不預世事如是者幾二十年以
弘治三年閏九月初三日卒享年七十九配郭氏繼顧

氏子男四人曰淮灤濂潮孫男十人曰輅鳳麟輕鷗鸞隼餘未名女五人曾孫男五人女三人以卒之明年葬於某處淮等既求王諭德濟之銘其墓復求予文表之蓋往歲予嘗訪濟之於湖上登高以望所謂洞庭者蒼翠深秀宛然在目且聞其中多隱君子以吟詠自樂謂異日往游其地必將訪之如静菴真其人已而今何遽卒耶豈其年已高固不可得而待耶若其詩或傳至京師嘗略讀數篇未暇深究而徒想其風致於湖山之間

以表其隱操如此知靜菴者其亦以予言為然乎

明故奉議大夫順天府治中顧公墓表

順天府治中顧公以天順六年六月十三日卒於官後三十年其配亢宜人卒其子大理寺右少卿佐居憂於家適其子伯謙赴試禮部俾來告曰先宜人之葬既得今學士長沙李公銘其墓矣顧治中府君雖亦有銘之者然無文刻於墓上以表揚先德佐之不孝也惟吾同年太常董公有狀幸念鄉曲之好卒書之予曰唯唯顧

之先為吴著姓當國初以臨淮兵荒之餘詔徙民實其地而吴産為多故公之大父彦阜始自吴江徙居其地故今為臨淮人公諱震字啓元少游邑學治易有聲舉於鄉累詘竟以貢入胄監久之授石屏知州石屏隷雲南民夷雜居寂號難治公治以簡静又以恩信結之其下化服俄以艱去服除改湖廣之安陸益以平恕皆樂親附境内患盜掩捕所獲不即用法必諭遣之已而無復犯者居數年學校以修刑獄以清至倉廩實而凶荒

有備巡撫大臣以公政績上於朝請加旌異遂蒙進階
并贈其父時傑奉直大夫安陸州知州母駱氏宜人秩
滿將去民攀留號泣作去思碑其得乎民如此於是吏
部知公名特擢順天府治中食四品禄時屬縣永清隄
決興兒渡役夫至數萬久不能塞工部尚書趙公謂公
可用奏委之公調度有法不踰月而功成又官租累歲
為豪猾侵匿縣役里胥不勝追徵之苦公究其弊租足
而民亦安葢公居官臨事不避難而尤以忠誠待人故

所至皆有政績可頌故王忠肅公方在吏部將超用公而公未老已欲引去未幾遂以疾卒矣享年五十七公和易寛厚與物無競而自持不苟凡歷官二十餘年囊無遺貲卒之日僅足棺斂而已初娶殷氏早卒繼即亢氏並封宜人方公之官雲南時亢宜人以舅姑老而路遠不能就養請留侍於家旦暮孝敬備至俾公得盡心官事公性好施所得祿俸屢用以賙宗族宜人畧無難色及其子佐嘗自刑部郎中出知河間就養於官僚佐

諸妾皆来為壽宜人正色斥之曰汝為少婦安得至吾家耶皆愧服而去其卒年八十六子男一即佐孫男四伯謙鄉貢進士次伯諧次諳次識女一曽孫女一惟古之為善者恩德及於一鄉一里其家必興其子孫必盛蓋報施之道當然耳至於循吏所以興且盛者尤甚蓋其恩德之所及者尤廣不止於鄉里故耳予於治中公不之識獨覲大理君以清才雅操起為法官而伯謙益好學有文行將取甲科而起前人恩德不於此而驗乎

故書以刻之

明故江西廣信府儒學訓導贈奉直大夫南京兵部車駕清吏司員外郎孫公墓表

公諱璥字汝瓚號抑齋姓孫氏其先杞人也元季曽大父伯瑛官江浙録事司兵亂不歸遂家華亭大父仲恭父士達俱不仕公早孤事母沈氏盡孝稍長入郡學時蕭山魏文靖公分教於松愛公勤苦親以書授宣德乙卯舉於鄉明年試禮部中副榜例授教職以母老慨然

不辭遂授廣信訓導而奉其母以行時學政久廢公至嚴條約勤訓誨士類大興當鄉飲酒有貢士坐不以序斥之使下其人銜之後為考功郎適公秩滿赴部必欲修怨而公以丁母憂免服除不出人勸之曰向吾所以仕者為養母計今復何為乃閉戶教其二子蕃衍鄉人有盡禮延為塾師者輒亦往赴蓋專以授徒為事者二十年及衍擢進士第守深州公就養於官數以善政戒飭嘗大書其室曰勤以補拙儉以養廉慎以免過恵以

得民人以為得居官之要衍用其教竟稱賢守成化己

酉九月二十日公以疾卒享年七十九衍奉柩歸葬於

鄉之蟠龍原合其母任氏兆公為人坦夷簡亮不立城

府於利尤無所好平生作書有法晚喜為詩有可笑集

藏於家任氏出儒宦家為福建參政勉之女母曰姚宜

人性貞靜且孝事姑不違其志相夫治家能居貧守約

子女婚嫁皆不失時尤通書史數援引以教其子亦善

作書卒以成化辛卯十月某日享年六十九子男二人

即蕃衍女二人適張朋焦簡孫男四人雍睦承德承恩女三衍後以治行著名為南京兵部員外郎三年以考績來告予曰先父母之葬衍忍哀自志其墓矣而墓上之文未刻乞書之言已其容甚戚及出其志文以示其詞尤悲予不忍讀也予謝曰子免喪久矣能不忘乎哀如此其將何以慰之於是衍考寂蒙恩贈其父奉直大夫南京兵部車駕清吏司署郎中事員外郎母為宜人乃畧述其事行而特書其恩典報之曰此可以刻於墓

矣子之哀亦可以少釋矣

明故蘭州同知封儒林郎翰林院修撰錢君墓

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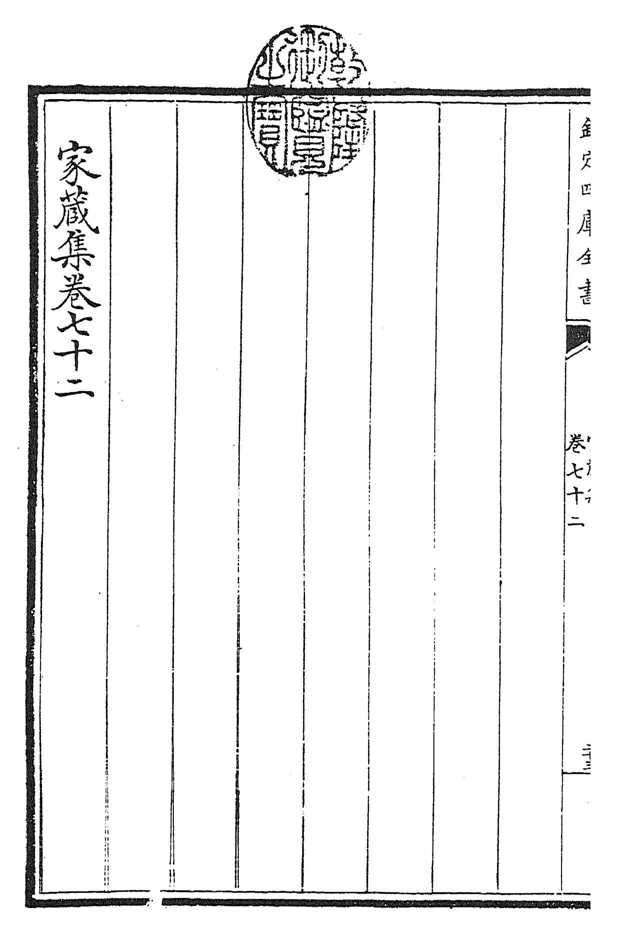
君諱和字用之姓錢氏元季高祖徳以兵亂自桐鄉徙華亭因家焉曽祖實尚義任俠祖復喜讀書而於中庸尤精人稱錢中庸父昌娶同縣范氏生君少入郡學為諸生所推許作文務雄麗視進士第若不足取成化戊子登鄉舉屢試春闈不偶其後子福亦預試歎曰吾尚

與兒子輩爭得失於場屋間耶即赴吏部乞一官始得蘭州同知蘭隷雲南在萬里外人為君不堪慨然就行居三年子福春闈廷試皆第一君聞之復歎曰兒子輩得禄可以養我矣尚復奔馳絶徼以從仕耶即乞一公幹入京師復赴吏部乞致仕竟歸時年五十二耳蓋又三年受敕封如子官而卒君初貧弱喪其父能極力營葬事母尤孝性剛直少容出見里人為不義事輙忿形於色及聞母呼急趍命其容怡然也方去蘭州人謂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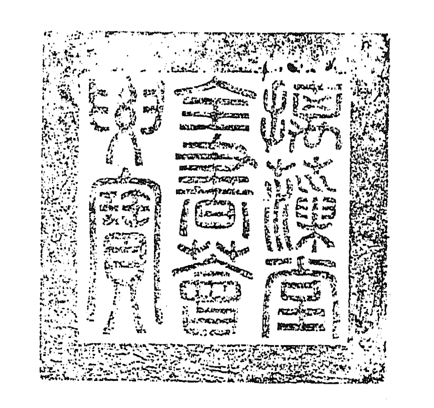
方當不必拘文法以治有羅知州者與麗江木守以世官結婚上下相倚肆為貪虐君繩之急羅不堪乃啗以利君正色曰天子務綏遠人正念汝俗恬殺人命我參佐州事以鈐制汝顧從汝欲耶羅知計不行欲挾木傷之君以詩投木木感動曰文士也不可君嘗催課自正供外不多取一毫羣夷德之浸聞於藩臬於是方參政憲林副使俊爭委以他州事及攝縣賦足獄平事率以治鄉人曹僉事時中慮君卒為州長所陷令署黑鹽井

提舉司以避逺之曰此亦以利啗耶君至諭父老曰弊可除者幸毋我隱苟以賄及吾門者必罪先是井以潦之鹽自君涖事歲課益盈君之居官盖如此第不及久任人多惜之自君致仕與鄉里諸老月一會飲必至醉乃已醉輙歌呼以樂或規其放者笑曰是非若所知他日醉如故葢君以羣聚或及里閈官府短長故一託之酒以自全云其處世又如此君娶陸氏封孺人子男二長即福翰林院修撰次祚鄉貢進士女二人長適徐翙

次適太學生胡亨孫男一元女一子與君有斯文之契
久矣福於是以表墓之文來屬盖君居官有治績然在
遠州知之者少及其居鄉曠達混於流俗其意之所在
人亦知之者乎至其平日能教其子取高科列清貫以
文學知名於世所以出於君之教者其事甚顯人則無
不知者夫惟知之故其事可畧其所不知者則不可不
詳也若其生卒歲月與夫葬地見於李學士賓之誌者
茲畧不著



家藏集卷七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録舉人臣吴壽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家藏集卷七十三
四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八百二 集部

家藏集卷七十三

明 吴寛 撰

墓表一十三首

劉氏新塋表

洲劉氏世𦵏邑之武邱鄉歲久族人益繁其地陿隘殆不能容於是承事君介之與其配汪氏相繼卒距其一里曰表巷始為新塋而合𦵏之𦵏之日寔弘治七年八月九日也君諱滸介之其字號澹菴其先蓋汴人有

為黄州統領者從宋徙建康至元榷茶提領鍾山再徙
長洲提領生處士元善處士生國初沛縣儒學教諭徳
讓教諭生贈中書舍人仲輿中書生詹事府少詹事贈
禮部左侍郎謚文恭鉉文恭四子伯曰澄叔曰泳皆早
世仲曰瀚登進士第歴仕大理寺丞以陜西按察司副
使致仕其季即君君以宣徳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於
京師私第六歳喪母夫人某氏稍長向學後以父兄俱
仕於朝獨任家事已能服勞其出入用度善計量有無

人稱有幹蠱才又能以勤儉自守所積旣厚益不妄費其容止俊爽及居鄉里遇長上尤知禮遜人所以稱之者不徒治家而已平生雖事廢舉然教其子必業儒以繼家世竟有登鄉貢者以嘗輸粟助有司賑飢獲授仕服故稱承事君者其官階也卒以弘治六年四月十四日享年六十四元配王氏繼即汪氏諱守貞出唐越國公華後為翰林檢討某之孫光禄署丞晉之女少歸於劉能執婦道以勤儉助其夫慈惠及其下自舅姑以下

皆賢之先君一年以九月二十四日卒享年若干歲子男五人長曰橋早喪次曰梓曰桐曰榮曰栩桐貢士梓栩以輸粟榮以書藝俱授仕服女三人適韓勲黃經顧巖孫男五人庶黜默俅某女六人劉氏在吳中為衣冠舊族至文恭公以興學篤行為天子近臣憲副君復起自甲科為良法吏族人仕者尚累累有之家門之盛亦鮮及矣他人為子弟而無過者有幾如承事君雖不出而仕然能保其家業不墜而益盛他人又有幾耶書曰

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君其免乎此矣於是梓等奉賀憲副澤民之狀請文刻於石乃書以為劉氏新塋表云

怡隱處士墓表

處士姓華氏世家無錫為江南望族其先自宋元而上見於前人之紀載者已備曾祖幼武有詩名祖悰韡考仲謜皆有隱德鄉稱長者仲謜娶顧氏生五丈夫子其三為處士諱宗壽字思源怡隱其號也家故多田富甲邑中至國初悉散所積以免禍後仲謜再造其家能不

自逸率其子若孫躬耕田間家復裕諸子既應酬於外處士居家更助其父為義事歲免私租若干斛不惟水旱而已又數推所入以周貧乏景泰間米價貴里人爭仰食其家顧所蓄不足即發藏金糴以繼之諸閉糴者感愧遂無乘時以徼利者先時其父誤坐法被繫刑曹伯兄思濟偕走闕下陳冤狀適染疫病臥寓舍危甚處士日籲天泣禱思濟竟起而父冤亦雪後父以天年終諸兄弟始異居所以扶持孱弱排解忿爭者惟處士是

賴處士身履儉德服食不求華美中既慎密尤有雅量犯者輙能容之其人往往愧服亦以長者稱云配鄒氏子男二人曰守吉守慶皆庶出女五人適惠洪鄒翰徐盆錢祚蔡觀孫男六人曰熾煥燦煇炫勲熾燦俱以輸粟授散官女六人曽孫男七人曰謹誥謨餘未名玄孫一人女一人處士以天順六年九月十四日卒享年六十三是年之冬合葬於其鄉椿桂山先塋之次而故張憲副節之為之銘矣至是守吉復恨未有表墓者託其

友夏御史德乾具行實來請盖自處士之卒至今三十餘年矣門閭盛而愈高產業積而加厚其所從来者雖遠然非處士能繼其德何以致此今守吉兄弟既似其前人其後可見者又及三世使繼其德不已華氏之澤其有窮乎夫發揚先德固孝子之意而垂示後嗣又其意之深者故書以遺之

盛雪溪墓表

弘治八年六月十二日雪溪盛君卒享年六十七初君

甞觸熱過吴中予視其貌若瘁然謂老者當爾後數日
訃至為之驚悼於是其孤虞等卜葬以是歲十二月十
七日乃來求予文刻於墓上予素善虞而識君亦久知
其所以為子弟及待宗族處鄉黨之事而福建布政使
陳公朝用又君之知友也狀其事尤詳乃為書之君諱
顒字時正姓盛氏雪溪自號也世為常之無錫人當其
少時父文珪客游嶺南盡以家事委君君治之甚優人
不知其父之遠去也後其兄時望登進士第授監察御

史君即遣人迎其父歸曰奉養之具幸已粗給可勿勞於外矣數治具速故舊親侍杖屨於泉石間以樂之已而其兄以言事忤旨出知東鹿君馳書慰之曰兄所為者古人直道之事當益盡職為天子牧民仍歲致米物以為禄俸之助其兄安之治績卓異以循吏稱於時屢遷至陜西布政使再擢刑部侍郎君益思念不遠數千里兩往省視且留其子虞旦暮承奉於旁及其兄以都御史廵撫山東得致仕之請君即後圃作方塘書院曰

奉以宴游其間其所以為子弟者盖如此平生待子姪
輩恩意平均女兄及其弟婦皆孀居周卹備至推及他
人為義事不一人有善尤喜稱道其不善而相犯者亦
能容忍襟度暢達客至飲噱終日有名之者即往必盡
歡乃已其所以待宗族處鄉黨者盖如此自君治家田
疇益廣室廬益完若與時之人不能忘情於殖産者然
其高情逸韻與邑中文士登臨歌詠不以富貴為樂則
非人所能及也君之祖子實與其父文珪俱以其兄貴

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祖妣吴氏妣馬氏俱贈淑人娶馮氏先卒子男二長即虞禮部鑄印局冠帶儒士娶張氏次夔國子生娶卞氏女二適過鑑楊乾孫男一銓女四許適楊旦陳鸞華泰其一尚幼在成化初邑人飢朝廷行勸分之令君初輸粟授承事郎以榮其身比歲飢益甚有詔輸粟千石者視軍功授官君慨然發廩得授蘇州衛指揮使其亦可謂榮矣然士大夫稱之必曰盛雪溪而不以官蓋著其隱操也故作盛雪溪墓表以從

鄉人之言以順孝子之情云

梅友處士墓表

成化丁未恩詔下凡民年八十以上者錫以冠帶榮之於是梅友處士新安程彦彬甫年八十二矣即日拜賜於家鄉里以處士善人宜受殊典不徒高年而已也相與稱賀不絕明年改元弘治乃六月十日處士無疾而卒則又相與哭之皆曰善人亡矣諸孫穆宗等卜明年十二月十三日葬於休寧縣黄尖嶺之麓既畢事相向

而泣曰吾程氏世有名文以紀載先德有如先府君之為人可使没而不傳乎其季景宗乃自為狀圖其事俄以疾繼卒後八年景宗之姪慶其與其子慶琥痛其先志之未遂不遠千里趨吳中謁予言之故持狀泣拜哀動坐客予初辭之竟諾之然亦有所未暇也居數月則慶玩再趨而至以請予感其孝卒忍拂其情耶程氏世為新安人出梁將軍忠壯公後處士之族居富溪在宋有曰阜者為本州學正曰驤中文武兩科為中書舍人

驤有風節子孫以儒雅相繼鄉里至今以舍人稱其門其後曰存生信信生齊齊娶商山吴文肅公孫女生處士其諱尚質字彦彬自號梅友以純雅曠達重於鄉議而志古好文汲汲如不及然未嘗為矯俗要譽之事蓋程氏嘗十世同居處士力欲復之經營會計惓惓不忘先世有葬他郡者歲久已失訪求得之立石以識宗人今太常卿克勤作統宗譜貽範集率其昆仲所以助成之者甚力一日家人不戒於火聞誥牒猶存餘無所問

其於先世葢如此嘗扁其齋居曰崇本以自志平居無他嗜好惟以敦行孝友為事以禮正家其容貌端莊儼如賔祭子孫侍立肅如也故雖鄉人無敢慢易者俗多尚氣而喜争每深鄙之曰公門無一字此吾家法也子孫好學者則奬進之既老猶日課其學業不倦平生手録古人遺文至三百餘卷所編次有富溪程氏族譜十五卷鄉約一卷流芳集十卷林泉風月亭集一卷泉石齋集三卷諸墓下頂一卷其所自著曰崇本齋稿者又

若干卷藏於家配吳氏出同里故家少處士一歲孝而
克相子男七人振宗早卒播宗熙宗為伯父後亦卒穆
宗匡宗碩宗景宗女四人適汪康吳若鴻范顯護黃智
相孫男十三人慶璋慶琪慶璨先卒慶瑰慶珠慶琰慶
玧慶璣慶玕慶琇慶瑩慶班女十三人適吳世珉畢芸
生吳鎣黃怡品孫式孫巖汪太弘黃瓊餘未行曾孫男
六人侃倅傑倫儼佳女一狀所載處士事行甚夥蓋景
宗之孝惟恐其父之美或遺耳予既取而書之而未敢

必人之吾信也然狀謂處士初從竹埜吴君游稱其博雅謹厚有前烈風晚與參議方公鈍齋蘇公相友善方歎其學行如是不沾一命而老鄉校蘇賛其行高益謹文老益工有古君子風度三人於處士有交親之契其所許與必當人其有不信也乎故復取以表之以慰其子孫之孝思云

明故中書舍人王君墓表

成化五年寛游南京得友一人焉曰王君允達其諱汶

義烏人也王氏自宋以來號為儒家五世祖炎澤得朱呂道學之傳婺人謂之南稜先生曽祖禕在國初以文學事太祖髙皇帝為翰林待制使雲南執節死義追贈學士謚忠文祖紳國子監博士考稌隱居授徒門人私謚孝莊先生後贈中書舍人母李氏贈孺人允達生禀特異志向甚端少孤思繼家學極其勤苦家素貧能守道自樂挺然無所降屈好古執禮篤行實踐不欲以文士名然操筆為詞章豐蔚可誦亦無忝其家既壯從鄉

校貢上禮部卒以春秋登鄉舉遂擢進士第居京師癯
然静退猶寒士也嘗上疏乞就郡教授奉忠文公祀不
遂乃授中書舍人遇事持正同官憚之居三載見有非
其道進者稱疾而歸今上之初用賢圖治或薦允達可
起而用部符下允達初不欲行郡縣與鄉人迫强之道
病甚曰吾決不能仕矣然猶至京師與故舊一見以死
無恨未至五十里竟卒年五十七允達純孝人也自忠
文公之死博士君痛恨食不忍兼味孝莊如之至允達

已三世猶不忍改以忠文公宜廟食死所遺書巡撫大臣為奏請於朝始秩於祀典又忠文公有續大事記在蜀藩得板刻行世亦其志也居家作祠堂置祭田凡所行禮參酌其宜其教人有法出其門者輙有可覾至所與交皆一世名賢於情意最篤也其不賢者則疾之往往面斥其過使無所容蓋其為人若隘而才則通處世若迂而行甚直使其見於用則功必加於人澤必下於世顧僅以行義厲乎一鄉一邑之間知允達者蓋深惜

之其娶俞氏有賢行封孺人子男二長俯縣學生次仰女三長適貢士許塤次適龔瀲一尚幼允達卒時為弘治二年十月四日葬以明年十二月六日今祭酒謝公既為之銘寛宜表其墓上以良友之不可復得也蓋久而不能成文抑允達之賢人知之不必書惟其有不可及者則不可以不書也嘗聞謝公言往年自台州往訪允達鄉人無少長賢不肖聞其名皆唯而立其學者即其所居皆稱之曰齊山先生至不敢斥其姓又聞其友

馬谷曰允達没門人迎柩於數百里之外將至親友又行數十里迎哭皆盡哀又各為位而哭於家蓋百數十人及其家長幼僮僕皆疏食如喪父母嗚呼允達之得此於人者其必有道矣故書以表之

明故江西上猶縣知縣鄭君墓表

君諱壐字仕信姓鄭氏世為浦江人自其先冲素處士綺合族而居至君為十一世曾大父得金華府稅課使大父棟父旭皆不仕鄭氏世稱義門家範甚整然亦久

矣君少入縣學為弟子能不失禮度稱義門子弟累試
於鄉不偶循歲貢例入南京國學祭酒而下知其所出
皆優待之而君亦自重凡諸生始入學必相出錢餽遺
謂之班錢君獨不受歲餘歷事大理寺又數歲選授湖
廣安化知縣安化山深地瘠民多負稅君勸富家代納
而貧民始安未幾流移者多復業乃更蠲其役俾務懇
闢能辨疑獄他縣有獄未決者上官亦多委君巡撫大
臣才之將奏調大縣俄丁母陳氏憂而去民留之未得

數致書問安否服除改江西上猶俗尚狡猾玩法侮吏
君先去其甚惡者而法竟行方欲設施而君病作以没
實成化二十二年九月十日也年五十二以明年十一
月二日葬於本里松林山先塋之次君勇於為義遇事
所當為者無畏縮態人有患難輙仗之往往傾貲以濟
親賢服善情意周悉與人言無所隱飾然逆其意者即
見於言面已而不復計其峭直如此其家自正統間遭
火厄堂宇蕩然無以合族君每愧恨自安化歸特出俸

金先葺門廡數楹其志他日欲盡復舊規而行之則君沒矣君初娶虞氏繼陳氏子男三人曰鏓曰錬曰銛銛蚤卒女一人適東陽許儲皆陳出予游南京始與故中書舍人王君允達交允達數言同郡有鄭仕信者甚賢已而君至遂相好而信其賢不誣君之葬允達既為之銘其子鏓以予知其父不遠數百里來請文表於墓上於是允達亦卒矣感念疇昔為之泫然鏓亦賢如其父鄭氏其將復興乎

永定知縣陳君墓表

弘治八年福建永定知縣陳君述職於朝道出上杭疾作而卒其年八月二十一日也年五十四柩至卜明年八月某日葬於吳縣桃花塢先塋之北其從兄俊與其弟怡率其子若孫來拜請文表墓其狀則君女弟之夫丘連州鎬所造也予與君有舊好聞君之喪方為之悼惜不已其能已於言乎君姓陳氏諱悅字宗理别號同軒世家蘇之吳縣自其祖福建僉事祚以直節顯於先

朝祠於鄉賢而陳氏遂聞吳下父寧仕終新野王府鎮
國將軍教授亦篤行士也母徐氏生君長身修髯偉然
如神為人嚴毅方正是非好惡無所詭隨人謂其有祖
父風教授君歷任歙縣及武邑校官君皆從侍家庭薫
染所得既多稍長入鄉學講議精博同輩爭推讓之視
科第若不足取竟以歲貢例補國學生居數年始選授
永定知縣永定在萬山中為閩之窮處自正統末以寇
亂增設險阻募民冦不時發君初至即有警謂急則延

禍故緩之而縣中卒無事先時無城郭可守始經畫材
力以築民獲安居善決獄平恕不苛獄無寃滯於是他
縣有疑獄憲臣輒委之無不允當者君平生遇事必精
審而行至行吉凶諸禮一惟僉憲公所定久而不改孝
於父母事其兄宗德甚敬撫其幼弟怡尤有恩意嫁女
必作戒詞一帙送之曰吾寒儒無以為裝汝能守此無
忝家世即孝矣其教人有法多所造就而為文必以理
勝惟其困於場屋不獲用也娶徐氏有賢行子男二人

長炯娶徐氏次焕尚幼女二人長適龔烯次適查應臣孫男二人長麒次麟女一人惟昔功名之士抱其才猷欲見於世然不得其地與時未有能自見者如君之才猷亦美矣不知者一置之下邑已無所施為然他日尚有所冀也夫既仕晚而其壽止於中身則又將何所為哉昔僉憲公之墓予嘗從君之請為書其石今君不幸至此予故道其志之所以不獲信者表之

明故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郎致仕胡君墓表

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郎胡君致仕數年以疾卒於家弘治某年八月二十日也享年六十四以明年某月某日葬於湯溪縣白杜山之原後二年其孤穀來請書其墓上之石其狀則君之友陳憲副粹之所造也予念君生既相厚則於其既没能忘情耶遂曰諾又數月穀復来請乃書以遺之君諱超字彦超自號耻菴姓胡氏初為衢之龍游人今割其地置湯溪又為金華之湯溪人族大而盛號浙東名家曽祖德仁祖希華父宗韶希華

隱居能詩宗韶有義俠風以君仕贈承德郎工部主事母祝氏贈安人君兄弟九人少獨嗜學補縣學弟子員有賢名每鄉舉皆擬為舉首顧屢不偶遂貢入南京國學成化戊子試於應天府竟登高薦壬辰擢進士第觀政工部初授都水主事丁祝安人憂服除改虞衡主事凡二考始擢營繕員外郎未幾即乞致仕歸丁未用恩詔例進階一級給米四石人以為榮君為進士時藩王及大臣有賜葬者工部委董其事事畢能卻餽遺已有

廉名及授職分治通州河道並河隙地多為勢家占據

言於尚書卒歸之民京饟分貯通州歲修廪庾費用甚

鉅稽究出入能除故弊工役畢舉平生見於官政大畧

如此君為人樸厚無外好日閉一室以書卷自娱其學

精於毛氏詩既壯猶從經師講議不倦以其學授人後

多取科第而宗族子弟頼其啟發出而仕宦者常有其

人性喜吟詠持筆運思頃刻滿紙既老且病不忘舊習

前卒數日猶以壯少陵二句為韻作述懐二十首而時

事所感亦寓焉當君居官其年已踰五十仰承俯接重遲詳緩若不與英妙者類然老成練達遇事自辦其職固不曠也惟君自重不求知於當道又不樂與新進少年爭進取於是歸休於家得以全其身樂其志以沒此其可書者也君娶方氏有賢行封安人子男三人曰順蚤卒曰敎曰綬綬縣學生女一人適蘭溪縣學生郭時明孫男五人女五人

明故奉訓大夫定州知州劉君墓表

定州知州劉君初知處之縉雲秩滿吏部以君有政績
將擢置憲職或言君長於牧民者遂授定州踰年以父
喪去而君亦以疾卒弘治癸丑八月二十七日也享年
五十七君諱竑字以規姓劉氏其先汴人從宋南遷有
諱亭者家於常熟因家焉亭生善甫元常熟州判善甫
生仲昇海道萬戶仲昇生伯彰海道百戶伯彰生子謀
子謀生宗實皆不仕宗實娶顧氏生君幼頴敏不好嬉
戲補縣學生專治毛氏詩刻厲堅忍期必取進士第成

化乙酉登鄉貢屢試禮部不偶竟選授縉雲知縣民恃
險阻往往以鬬殺為嬉或訟於官輙逃匿上司捕之急
幾欲生變君始請緩之犯者卒感悟就獄特罪其首惡
而連坐者盡釋人以為平有婦人殺其夫獄久不決君
焚香告於神是夜夢一鬼散髮號泣言死狀明日坐廳
事忽有旋風揚沙繞案引婦訊之果得其實人又以為
明縣有銀課中貴督取民殊不堪君屢犯其怒所以捍
衛乎民者甚力當造戶版民多行賄吏胥為詭避計君

度田多寡分戶三等自是賦役始均而奸弊息其惠政
既多歲旱禱雨輙應蝗不為災人爭歌頌之縣在萬山
中故多寇警自君至境內晏然嘗有羣盜聚處山谷間
君遣人諭使之去盜曰我輩將往金嚴假道於此劉侯
仁人也豈敢犯其境哉卒無事故刑部尚書彭公韶以
公事至浙御史王弁暢亨巡按至知君賢文章薦之及
君去任民挽留不得號泣徧野有奔送百里之外者定
州土俗勁悍君革政以治先時戍卒每虐其民君稍以

法繩之始皆知畏而民獲安其相訟者顧多質於州及武臣有自降虜起者素狎侮州官至是亦皆慴服未久政聲流聞巡撫大臣遣人持羊酒奬勸之君居官以身勤事不求安逸而彊力顓志令必期行尤以清儉自持所至一不挈家累惟二童竪隨侍而已家故殷富而自奉甚薄禄俸有餘別儲以備公費或以遺窮士有勸為家計者則引鄉里貪夫喪名者曰此可以為戒也故事守令蒙旌異者必受恩典君既擢州守遂格不行蓋非制

也君終身所恨惟此耳既卒之又明年四月八日其孤峅葬君於雙鳳鄉進賢涇之北原謂宜有文表於墓上踵門稽顙以君之從弟鄉貢進士俶所為狀請予因知君之為人者乃按狀書之縉雲之政則郡人潘太守從民之請有文載其事立石縣中可據也獨惜君守定州不久則可書者尚多其不為古之循吏乎然即此亦足以傳矣故表之

故樂會知縣周君墓表

景泰甲戌四月六日廣東樂會知縣周君卒於官得年
四十八樂會之人相與奔走悲號曰天何奪吾賢令之
速也爭願買地葬君而築室以居其婦子其配樓孺人
不可曰此非君之志也且如吾父母舅姑之老於家何
於是其民聚土為冢歲時祀之以慰其思明年柩歸以
十二月一日葬於長洲縣武邱鄉半塘之原後四十年
為弘治乙卯六月四日樓氏年八十九而終將以明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祔葬其二子詔訓始来乞文表墓君

為吳中前輩予雖不之識然與詒相好久知其父母之賢可書也君諱泰字景通自號訥齋少從邑人樓日宏先生學治尚書甚勤而重遲和敏與諸生異非特能文詞而已日宏察其佳士遂以女歸之既壯授徒閭門居市廛中謹謹不放時有師儒鄭德輝者亦厚德君子也人以君配稱之其業既精正統戊午以儒士舉於鄉再試禮部不偶授潮陽縣學教諭訓廸勤勵士子多所造就秩滿考最始有樂會之擢人謂其地險遠為君不樂

而君怡然之任至則以其俗陋專務教化民皆從之踰年而君不幸卒矣樓孺人諱嬿字懿端出宋太師楚公异之後六傳為鄉貢進士可先始自鄞遷長洲至日宏益業儒取嚴氏生孺人通書史精女工尤有孝行當樂會之歸抱其孤兒跋涉嶺海數遇冦難誓不受辱以死自分竟完其家無事歸教二子詔亦舉於鄉為嘉祥教諭復享其養以老成化末恩詔下孺人年踰八十矣更受肉帛之賜人以為榮二子長即詔與王府紀善次訓

一女嫁吴佐孫男五璐璧琦璞琮女八曽孫男一女二

夫君子之仕也不必考其政惟能得乎民則其政之仁

厚可知君在海外未久設施不甚見一旦不禄而民至

欲留葬其地此豈以勢力使之哉必有所以感之者也

至於婦人之行不出閨門亦不必究其行惟能成其子

則其行之嚴肅可知若樓孺人寡居時二子皆在提抱

間使非其母教育之則身且不可保況望以科名禄仕

進為王傅而有光其先人哉是宜書以表之

思耘處士墓表

吳中稱儒家曰陳氏其先在宋忠文公堯叟之從父鄴始自蜀徙南康之都昌七傳至篆登宣和進士累官明州通判再徙星子五傳至洽咸淳鄉貢進士生仝仝生徵受學臨川吳文正公之門元末避兵於吳故今為吳縣人徵二子汝秩汝言並業儒汝言在國初為濟南府經歷生繼為翰林檢討儒行益尊學者稱怡菴先生後祀於郡學四子長曰宗有文而早世娶陸氏三子處士

其季也諱佃字世本自號思耘少孤學詩於從父孟賢得唐人法稍長出為塾師即善教後念母老居家治生資以為養故第在城西南有園池甚勝以族人衆作別業於虹橋日涉以樂更買田陽城湖上時往課耕不以為勞也平生既業儒不失旁通醫家言至於通達世務量度生業有人所不能及者善談論娓娓不休而衣冠整潔動履肅恭儼乎儒者之風也凡郡中行鄉飲禮及朝廷有纂修事處士必預焉其年七十以弘治丙辰正

月十六日卒明年某月某日葬於吳縣薦福山先塋娶滕氏戸部尚書徳懋曽孫有婦行先卒子男三曰謨娶張氏曰訓長洲縣學生娶滕氏繼唐氏曰諫女四長嫁孫仁次許嫁劉文毓而卒次嫁施頴次幼孫男五杲昉指煦暄女七予與處士交久比自京師歸復接其言貎未覺其衰也終月不見則聞處士以病不起為之悼歎諸子將治葬奉鄉貢進士都君元敬之狀來請表其墓而處士有知友信陽太守施君焕伯曰處士可表也遂

書之

蔗菴翁墓表

翁姓錢氏為長洲名家出武肅王裔諸兄皆隱於市廛不仕其一為大寧都司幕官仕亦不顯其季即翁諱遜字叔讓蔗菴其别號也少游江湖間中歲屏蹟里巷至老益喜閒適翛然逸士也翁無子以家事悉付贅壻素與竹堂僧�公為方外交即精舍傍鑿池開圃數擕親友往游烹魚煮筍日醉以樂或避暑竹林下脫帽啣杯

有六逸風致平生奉養甚厚市中新味人爭售之翁治以薦客亦不自享也故山西參政祝公與翁相好取顧凱之語特以蔗菴號之翁喜而受予昔為文以記然翁雖好逸樂未嘗從侈靡習至老其德固無悖其常者里人故敬重之郡縣知其賢歲舉鄉飲必致翁三賓之列不徙以高年也翁生永樂戊子三月二十九日卒於弘治甲寅十一月二十八日享年八十七以戊午三月六日葬於長洲高景山之原娶沈氏太醫院醫士孟本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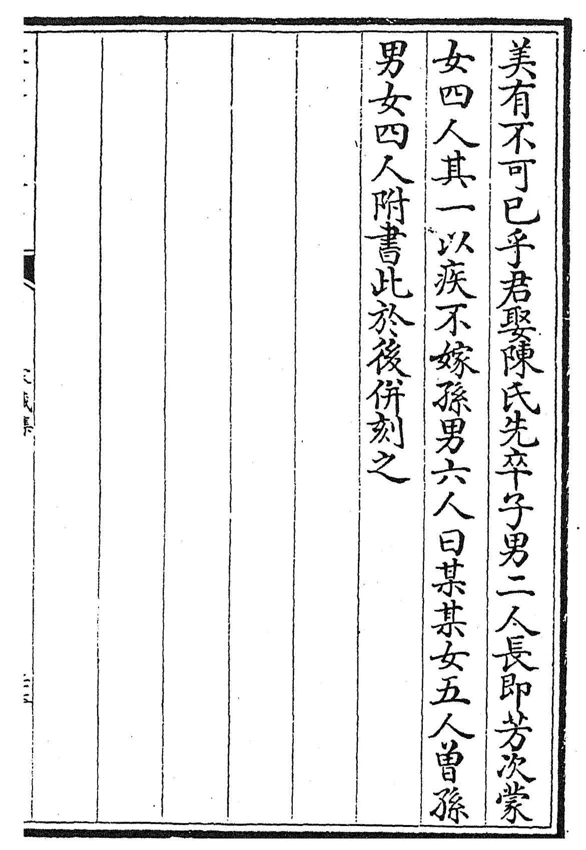
先卒女三適李溶朱灝其一楊瓛即贅壻瓛有子釗冒錢姓為翁後於是釗持鄉貢進士陳原會之狀來請表墓之文予翁同里巷視之丈人行也言何足愛蓋自天下承平偃兵既久戴白之老所在有之其熙然自得嬉游如孺子宛然有康衢擊壤之意翁非其人也乎孟子曰王者之民皥皥如也然則叙翁之為人亦可以觀世道也

恥齋魏府君墓表

魏之先出畢萬其後代為晉卿及分晉為諸侯以國為氏而散居南土吴之有魏氏葢久矣在宋鶴山先生文靖公自蜀來有賜第在吴中府君以同出於萬故宗之曽祖文原祖德父茂茂娶杜氏生君其諱昌字公美恥齋其自號也長身古貌寡笑與言布袍曳地質朴可重家當市廛中闢其屋後種樹鑿池竒石間列宛有佳致作成趣之軒以自樂故武功徐公參政祝公僉憲劉公時即其居為雅集屢有題詠沈石田居士寫之圖畫間

亦惟君之雅澹不汲汲以勢趍故士大夫尤愛之也君
養親甚力平時食飲必親進又必問味可否母卧病數
年侍奉不離左右或出外暮歸則急趍至前喘息未定
必問安否初其祖有遺言百餘字皆所以訓戒其子孫
者君能遵行之仍作堂名寳訓以示不忘予嘗為文以
記而故李少卿貞伯特為書之壁間又可見其孝也弟
公明任雲和訓導而卒君以故居讓諸姪至故物則俾
其子謹藏之曰此先世手澤也君素博古凡三代以来

至於宋元器物書畫多能辨識曰此出某時某人無差
者喜為詩則得於其舅氏東原先生之所指授為多其
年八十四以弘治乙卯七月某日卒又明年丁巳某月
某日葬於長洲縣九都武邱鄉先塋其内弟南京監察
御史杜君子開既為狀而其子芳乃來乞文表於墓上
予諾之盖數年前君遣芳至京師有壽壙銘之託欲執
筆不果詎意延至君卒而為此文雖然君好文詞者雖
不及見亦足以慰於地下也況芳之孝而欲揚其父之


美有不可已乎君娶陳氏先卒子男二人長即芳次棠
女四人其一以疾不嫁孫男六人曰某某女五人曾孫
男女四人附書此於後併刻之

家藏集卷七十三

家藏集卷七十四

明 吳寛 撰

墓表一十六首

明故中議大夫廣西南寧府知府蔡君墓表

惟蔡氏為吳故族居震澤山中其先在宋有仕為祕書郎直煥章閣曰世洪者從駕南遷始居於吳數傳至吉甫吉甫生仲簡國初以人材徵稱疾不仕仲簡生桂芳桂芳生景東景東娶於徐為處士庭栢女生君為長子

其諱棨字時中别號果育年十一舉為縣學弟子太守況公視其氣皃奇之撫其首曰此子異時名位當如我稍長治春秋學業專勤時臨川聶大年分教常州往從之游三試於鄉不捷年三十貢入太學傑然諸生中為兵部尚書馬公昂所知以曹務繁重奏俾專司章疏數月以勞多即入吏部選選在優等始授温州府同知温於浙江為大府君才優適稱府中有事太守輙咨之以行未久惠義及民甚深而名譽益起成化戊子屬邑泰

順山中傳有銀鑛閩括流寇羣聚争奪殺傷遍野邑里騷動事聞於朝命中使盧某來督官兵勦禦賊聞兵且至焚橋塞路其勢愈盛候吏馳報時夜漏下二鼓君驚起遽帥壯健五百人往撤石通道伐木為輿梁官兵旦至乃渡會大雨雪不可進凍死甚衆衆議募民壯補伍擣賊巢穴公曰彼皆烏合之衆苟盜兵制其死命其勢蹙祇盜亂耳無若遣一職往諭以禍福為便衆然之遂推君行君毅然深入賊窟落反復諭之賊感悟立解散

兵休而還公復建長久計取民之彊勇丁衆者立爲銀賦長領坑夫若干事採鑿民始無爭奪之患樂清有田數千頃爲山潦衝激壞爲沮洳場而公税如故破産者甚多君往相地勢浚渠築塍時蓄洩愼防護田遂還爲膏腴而民益有蓄洩之利君治績既多御史上于朝獲封其父如其官階奉政大夫母妻皆宜人已而浙東饑大臣奉敕往綏撫之兼陟黜官吏未至君豫儲粟至五萬餘石以備賑貸若僚屬以下悉條其賢否上之大臣

以君可信多從焉秩滿將赴吏部两郡方闕守民日擁上司言蔡侯為宜於是藩臬皆上疏道百姓意未報丁奉政府君憂服除陞湖廣辰州府知府道聞丁母徐宜人憂服除改廣西之南寧下車即集父老察問民間利弊民甚安之三年夷俗漸化如中邦宣化縣民競渡誤死被誣入故殺律連七人訟繫淹久累任不決始得其情得釋已而大雨彌月洚潦入城居舍蕩没民漂死以千數君齋戒帥僚屬禱於山川等祠為文引罪以祝是

日水即退視被災者悉賑䘏之田州守岑浦自恃土官驕悖不法與其族弄兵相攻殺君以直詞曉諭皆感服釋仇不復敢爭至於興文舉義明獄足食諸事盡瘁不懈以勞致疾乃上章乞歸既得命即日行明年令上即位詔致仕四品以上進一階得中議大夫越七年癸丑八月七日以疾卒春秋六十有八配沈氏生女一人適馬璿側室秦氏生男一人習聘徐氏女二人長贅勞麟次適徐鵾君之没習始九齡又四年丁巳麟等率習以

某月某日奉柩葬於綺里穀堆山陽奉政府君之側先期與其姪羽奉狀來請文惟公少居鄉閭為知名士及入官輙獲乎上政績有聞於時蓋其為人通而不流和而不泛才足以治繁而濟之以勤量足以容衆而守之以恕此所以綽綽乎能舉其職也君他行可稱者尚多而尤有志於用世惜未究其所至何如耳乃書此表之以慰君於地下云

太醫院醫士盛君墓表

君姓盛氏蘇之吳江人世居吳中為名族按其譜出宋文肅公度後數傳至寓翁生景華有隱操人稱居竇翁景華生啓東始業醫而精其術仕為太醫院御醫受知先朝累被寵渥生數子而儼最長君儼之子也諱瞪字用美號閒舟初其父從御醫公居京師始壯而卒君時生甫七年耳與母許氏留吳中賴其祖居竇翁撫教之既長奮志於學授徒養母曰吾其取科第以仕乎則習舉子業顧屢試於鄉不偶復難曰仕必有命也乎醫吾

家學也吾當繼之君既業儒而理明於醫輒通又其家多竒方輿旨發而究之附以巳意治疾輙騐人曰此得盛御醫秘傳者爭往求之君復不計利遇貧賤者卒與之藥於是求之者益衆醫名暴起傳至京師遂徵為醫士久之當得官然非君所望也方稱疾不出適聞其母喪而歸服除竟不上益以醫行於時既老得末疾有疾者多就治之弘治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卒享年七十五君初娶沈氏繼潘氏高氏子男三人曰乾娶張氏曰

坤府學生娶柳氏曰艮娶夏氏女一人適其孫男五人
曰某女四人長適府學生沈濟次適袁表次適國子生
顧綸之一未行君為人襟度爽闓而言論明暢對客飲
酒笑噱傾倒曽無隱情人有過往往面加指斥至人以
非禮加者亦能容受不與校也篤於交誼或以急難告
輒周給之不吝凡嫁娶喪葬有不能具者多賴其助亦
可謂好義矣去歳予嘗過君家君聞予至使人扶掖而
出猶諵諵道説舊事竊歎其病且痼非復少壯時態然

年既高子孫森然孝養備至可無憾也至是竟不起乾等乃卜明年某月某日葬君於茅塢之原其父之執德州同知韓君彦哲率之來求予表墓之文君嘗謂死生常事當病未劇自述志銘其明達如此予故書此表之凡其平生見於自述者不復書也

隱士史明古墓表

吳江穆溪之上有隱士曰史明古其為人足跡不出百里之外然江浙間人知其名至於郡縣大夫亦皆禮下

之而予取以為友蓋四十年於此矣其志正而直其言確而厲其所為無弗依於禮者當其壯時患閭里之人以巫覡惑衆上書縣中欲盡除之曰此皆不容於先王之世者不除則風俗不正禮教何由而行耶與人論事辯說超踔坐客莫能屈至有所感奮詞氣益峻雖達官貴人衝突不顧見依違狥情者心輙鄙之其治家辨内外定上下嚴若官府然謂長子彖家當世守其居而析産特異於衆曰此吾史氏家法不敢不謹也凡吉凶之

事悉違世俗而行必倣於古知禮者取之其學於書無所不讀而尤熟於史論千載事歴歴如見而剖斷必公蓋有宋劉道原之精至於時事人言得於聞見往往筆之成編則有洪容齋之博焉若其才如錢穀水利之類皆知其故使得郡縣而治之恢恢乎無難者為文章紀事有法醇雅如漢人語詩則不屑為近體興至吟聲咿伊冥搜苦索欲追魏晉而及之家居甚勝水竹幽茂亭館相通如入顧辟疆之園客至陳三代秦漢器物及唐

宋以来書畫名品相與鑒賞好着古衣冠曳履揮麈望之者以為列仙之儒也間與親友吳鐵峯數人扁舟往來月為雅集以觴詠相娛樂又嘗與劉僉憲沈石田諸公游武林經月忘返所至為文記之曰此未愜吾志也會當絶大江北游中原覽岱華涉河濟循王屋廬阜諸山其思致之高如此晚歲益務清曠室無姬侍築小雅之堂方床曲几宴坐其中或累月不至城郭至即止宿僧舍而已前二年予家居一日忽冒暑見過飲氷數椀

而去又二旬而疾作家人進藥俾持去曰吾治棺待盡久矣且吾年六十三又夭耶竟卒弘治丙辰六月甲子也明古狀貌竒偉鬚髯奮張平生喜交游惟其持信義四方之士過其門者不絶於所厚者有過尤好面折故人无以直諒稱之少謁武功徐公公與談史即許其有識遂數從議論而識益進今致仕三原王公廵撫江南時聞其名延見之詢以政務尤許其才然未甞言及私事公益重之且恨其老而不用於世也其諱鑑初字未

定後始字明古自號西村人稱西村先生曾祖彬祖晟父珩母某氏繼母某氏娶張氏子男二人曰永齡太學生曰永錫縣學生女一人適鄉貢進士吳鎣孫男三人曰曾同曰某某女一人當明古卒之明年予與文温州宗儒往哭之其二子哭拜即以墓文請予念失此良友方竊悲傷而何文之能為耶顧有終不得而已者乃卒之又明年戊午某月甲子葬於穆溪小句原之上為表之曰嗚呼世有信古執禮如斯人者乎世有博洽好學

如斯人者乎有才之達論之正如斯人者乎亦有剛直好義高曠絶俗如斯人者乎有如斯人當觀其終達生順命能保其躬嗚呼明古庶無愧乎其中

明故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叅議周公墓表

公諱賢字用希姓周氏世為蘇之長洲人少游郡學業舉子甚勤正統戊午應天府鄉試中式明年己未遂登進士第觀政禮部辛酉授南京工部主事三載考最封

其父德如其官階承德郎母某氏封安人妻陳氏封如其姑丁卯丁父憂服除復任景泰壬申擢浙江布政司右參議未幾復丁母憂服除改四川出廵烏撒道中得疾還至公廨竟卒實天順己卯五月十六日也享年五十三於是其配陳安人挈其孤子女沿峽江數千里扶柩歸吳以明年庚辰正月二十八日葬於本縣武邱鄉金字墩先塋之次其同官左參政前刑部侍郎劉公清既為之銘俾刻而埋之矣後四十年其子同人奉銘文

拜授予曰先人墓木已拱而石表未立是同人之不能子也願矜而書之且自先人棄諸孫非吾母陳安人與吾生母楊氏鞠育教誨無以至今日不幸三歲間相繼下世今幾二十年同人之哀痛未能釋也幸附書之以慰惟參議公為吳中前輩予少猶及見之偉然其貌藹然其言蓋厚德君子也當其為工部屬已有才名及兩佐大藩才名益重其忠厚嚴明尤為僚吏所服然皆不得久於其位平生所施畧見端緒而已沒之後人故惜

之陳安人亦長洲人年二十歸公甚得婦道以成化庚子五月六日卒年七十四生一女適濵州同知仰瓚爲大理寺丞宗泰孫楊氏吳縣人事公及陳安人有禮後安人二年卒爲壬寅閏八月二日年五十二生三男長即同人次大有早世次中孚一女適姚鉉韶州府同知叔謙孫也同人今爲泰安州儒學訓導親没久而汲汲求文揚其美不謂之孝乎於是乎書

蜀府教授管先生墓表

先生諱潾字以澄自號清軒姓管氏世為蘇之長洲人其先皆不仕曰文通生仲安仲安娶陳氏生先生為仲子少入府學資特靜厚同輩皆敬之不敢狎坐一室晝夜誦習不倦為文喜簡澹而以浮艶為恥時提學御史為廬陵孫公每首第其文然公重行檢亦惟取其為人耳一時從學者滿門往往去取科第先生顧數不偶處之自如亦無尤主司語年踰四十始貢入太學初授寶慶府學訓導寶慶在萬山中俗不尚文自先生至嚴教

條諸生被磨礱始有取科第者秩滿擢蜀王府教授王
見其端雅歲餘益重之累被寵賜或以詩篇相倡和每
稱以先生而不名居數年先生數以老請王輙留之而
禮遇愈至其後年益高請不已王知不可留使畫工繪
其象藏府中復命府寮賦詩送之臨行寵賜甚厚及歸
又數遺書物致問蓋先生之賢致之先生世居封門至
是依外氏卜築甫里以弘治己酉八月二十五日卒享
年八十四配徐氏有賢行先卒子男五人曰宗娶謝氏

曰實娶董氏曰宣娶陸氏曰寛娶徐氏繼陳氏曰完先卒女二人歸儲積周宗茂孫男五人曰縉曰紳曰慶瑞曰慶齡女二人歸王恕陸崇曽孫男一人曰積慶女二人先生卒後八年丁巳始卜本縣二十都莊字圍西江擇地以其年某月某日葬焉諸子以予適還呉持里人嚴翁狀來求文表墓又三年始克書之葢予少先生三十年而同游學宫尚憶一時多豪士獨先生居衆中不出聲氣退然如無能後其人得入仕者無幾而先生仕

雖不甚顯然爲師儒者數十年涉峽江萬里全身而歸
子孫滿前孝養不缺竟以高壽終此豈偶然也哉必有
所以致之者矣乃爲書以表

山西提刑按察司副使致仕朱公墓表

弘治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山西提刑按察司副使致
仕朱公年八十三而終公有子恩仕於朝爲刑部郎中
持制服將歸欲得墓文以葬其寮友顧君大寧輩偕来
以請予與恩以同鄉故相過從久不能違也恩既歸始

以江西布政使葉公所為狀託其友太僕少卿劉君来
致其意曰公葬期迫矣待此以刻乃視其狀敘之朱故
通許人也當宋中世之亂從駕南渡以松江地僻可避
兵難始擇華亭之七寶鎮家焉曽祖道華祖士清父慎
恒慎恒娶陸氏生公諱某字某別號鈍菴幼有高資總
角能賦詩有奇句稍長益善記覽入府學為弟子時盧
陵孫先生掌教事適周文襄公以巡撫至而提學御史
為彭公二公問弟子之頴敏者孫先生首以公對試之

果然公初習春秋孫先生深於詩者更授以詩甫三月即通其義正統三年遂登應天府鄉舉及還其父適自盧龍戍所歸父子相見甚歡未幾公當赴禮部試曰吾常以親寓遠方不得日侍左右為恨今復忍違遠乎竟不赴又十年始登進士第明年授陜西道監察御史時有北虜之變京師戒嚴朝廷命諸將悉兵往禦公以御史入軍中紀功臨行語其妻王氏曰吾今不能顧家矣汝亟歸奉吾親吾惟知有王事而已即日戎服就道諭

諸將士以當奮勇死難之義衆皆感激三日虜知有備
而遁有詔班師蒙宴賚甚厚京師既無事公奉吉出巡
應天等六郡有知太平縣白玉者連姻中貴怙勢為害
公廉得其事即按以法一時奸貪斂蹟屬吏肅然於是
周文襄公與公猶同行郡稱歎不已歲滿代還都御史
陳公鎰知其才俾掌三法司事俄丁内艱服除擢山西
僉事屬吏有不法者聞風而去尤罪平反冤獄再清軍
伍明恕不苛無隱没誣枉之弊才名益起凡分巡官缺

公輙無領其事一日至大同有中貴親幸者入其境上下驚駭莫知所為公出郊迎之與語其人竟歛威而去值大雪欲射獵為樂公曰軍士凍餒不堪必有死者況道滑不便馳逐獨不自愛乎遂止一時邊人不至驚擾者公之力也再丁外艱服除復任山西人多為公不樂而公處之自如成化五年始擢副使又二年慨然上章請老年五十五耳人勸之不顧歸與親友徜徉園池間賦詩飲酒相娛樂每以善言訓戒子孫宗族所以力學

治家之道延師儒於塾鄰里子弟有願學者皆來受業
後多有成材者自少無兄弟惟一姊與其夫俱蚤世遺
孤子女四人悉為嫁娶且與治田宅不使失所他所周
卹人者尤多公自登科甲受官幾五十年而致仕家居
者幾三十年中間用其子郎中秩滿進階中議大夫賛
治尹其配王氏初以公貴封孺人後進封恭人長公一
歲與公相處幾六十年今尚無恙有六男子長即恩次
慈先卒次憲府學生次恕次忞豐城侯府教讀次愈二

女子長適義官姜佑次適士人梅亨孫男十二言詔誥謨諫訓訪諮警諤詠諷女九子觀公之生世既躋高壽可謂少矣若夫婦偕老尤少者至於子孫之多多而又貴以繼其世此又不少乎故朱氏之盛特為鄉人之所稱慕抑非公之德曷足以致之是豈偶然也哉然予又有聞焉當國初其祖士清為邑烏溪大姓趙惠卿贅壻趙以富豪於一方士清逆知其家必罹法禁出居於外以避之後竟保其家人莫不賢智之噫此朱氏之所以

有公而公所以有今日也歟因繫之以告其後人公之葬在邑錦澳西先塋之次葬之日則卒之明年九月十三日也

周月窗墓表

無錫周月窗以老病而卒又明年將葬於邑之上福鄉九里之原其子敷等遣人奉先友李舜明之狀以表墓之文請且以書告治命月窗博學多通而於醫尤精予嘗德其治疾況其臨終有所託耶成化末月窗以醫徵

入太醫院為醫士一時醫名起都下貴戚大臣求治疾者常數騎集於門以候其用藥多本師說而間出奇以取驗曰此可用某藥矣其人即生否則不予藥亦無能生之者諸醫名為之掩當是時諸醫藝出其下往往得官職意氣揚揚月窗方巾布袍出入翛然視之如無人已而諸醫多遭降黜而月窗如故人皆賢之一日歎曰吾卜居邑之梅里久矣誓以農隱幸有田廬衣食自足復僕僕走塵土中耶即稱疾南還鄉人見月窗至皆曰

我輩不誤死矣其醫為人倚重如此月窗嘗為予言醫
非吾家傳吾見前輩非由家傳即師傳以其術不可輕
用也故吾平日雖究習素難諸書與諸家言亦未嘗無
師居鄉孤陋屢訪於外遇諸科有專攻者輒師之自少
至老用心亦至矣然吾非藉此以求利特欲濟人焉耳
予聞其言竊歎曰醫家如月窗之專勤其術無弗成者
使凡學道者皆如月窗之專勤有弗成者乎月窗為人
簡直敦厚言無矯飾議論持正不阿狥人少時慕古義

士以氣自負數為人排難解紛往時閩冦發王師往征小民困於供餉月窗徑造主帥白事曰兵出勦冦為安民也今冦未滅而民先被害朝廷出師之意固如是乎帥聞之悚然即下令戒戢士卒一縣晏然至於孝友之行信義之心治家以儉朴接人以真誠平生可稱者尚多或以醫師目之非盡知月窗者也周氏自宋以来為邑中故族雖世不顯然多為鄉里竒偉士至月窗始以醫名而傳其子數遂為世業凡其族出子孫與生卒若

葬歳月有戸部郎中邵君志銘在予特書此月窗諱紘字濟廣鄉人識與不識者皆稱周月窗因其號也故題曰周月窗墓表俾刻之

明故中順大夫陜西漢中府知府李公墓表

弘治庚申三月二十一日中順大夫陜西漢中府知府李公卒享年七十一卜以其年六月十五日葬於青縣城北原其孤璧以初喪不敢離次遣人奉教諭俞君勁製事狀来乞文表墓予不識公顧嘗知其平生一二不

獲終辭乃為之書公姓李氏諱佐字廷相自號梅屋其先滁人也曽祖曰文祖曰玉父曰庸累世晦蹟後從尺籍占彭城衛居通州宣德中始徙青縣庸娶沈氏生子二人長曰偉次即公公幼則頴敏年十三補邑庠弟子員曰從師問學幸其兄偉亦好儒術晝夜程督公不少縱期必取科第公感奮稍長才氣頓發下筆輙數千言同輩讓之景泰癸酉舉順天府鄉試試畢俄聞父喪即日奔還已而中式公痛恨其父不及見哀毁益甚服闋

為天順丁丑再中禮部試廷試蒙賜進士出身觀政都察院庚辰授知徽州時年尚少決事剛明人莫敢欺以其地近邊徼能因其俗以治未幾吏畏民懐賢名籍甚廵撫都御史項公中察公可大任奏薦於朝即擢漢中府知府公感驟進益務勤政廢事畢舉其治績大率如徽州而過之素持正人不敢干以私乃有搆誣以陷之者會述職吏部遂求退年方三十八耳既歸母老尚無恙以獲侍養爲喜曰吾不愈於居官耶且曰吾學業所

以成者實惟吾兄程督之力朝夕恭謹事之如父孝友
之行久而不衰後母以天年終哀毁如喪父時明年其
兄亦下世痛哭不勝兄有一子曰埜撫愛如已出及卹
其諸孫使皆得所邑人稱之家雖厚積而輕財好施念
貧乏者輙周卹之不計或假貸亦不多責其償待人爽
闓而人皆樂與親數從鄉里故舊野服游行放情田野
酒酣樂府落筆成詠至老其氣猶豪也其年七十客皆
趍賀明年疾作遂不可起配趙氏彭城百戸禮之女子

男二人長堅早卒次卽璧邑庠生娶孫氏繼張氏女一人適朱鑄大同經歷傑之子孫男四人曰潛曰濡曰沖曰其女一人嗟夫士大夫出而仕者固義也然往往難於退則其始之所以進者亦未必知義不過爲利禄之謀耳故有髙年而進取彌鋭如昔唐休璟者考公之出殆不過數年意有不樂卽引身而歸歸且三十年始及致仕之期亦可謂恬靜者矣公之進退亦未暇論獨其年七十時有傳其自壽之詩二首至京師者予甞讀之

竊歎其樂天知命視世事若無足計者則其心之明達又豈不可見哉故因璧之請書此表之

明故太醫院判陳君公尚墓表

太醫之職自前代已設至國朝尤重其選𦂳既置院署以處衆醫又特置御藥房於禁中惟其人術業之精行檢之謹者得預於兹其亦可謂難矣而吾蘇獨未嘗乏人盖今世言醫之盛者必及吾蘇宜其有人而皆表然以見於時也世遠者不及知而未仕者不暇論自永樂

以来若韓氏曰公達公茂盛氏曰叔大啓東劉氏曰原博宗序至沈以潛張致和錢伯常劉德美周原已相繼而出多以儒醫稱非尋常俗工可比信乎其為盛也及公尚院判又以小兒醫起於其後其術業之精行檢之謹得預其選人謂其無愧於諸公者公尚姓陳氏初諱慶字公賢後以字行別字公尚自號存仁翁先世臨淮人也從宋南遷居吳中有諱良炳者仕元知太醫院事其後又有號新齋者為平江醫學正生本道為郡人益

景暘贅壻景暘攻小兒醫本道兼通其說生彥斌彥斌
生仲和遂以小兒醫相傳仲和生二子伯曰公學仲則
公尚也公尚生七歲而孤母陸孺人寡居以教甫成童
卓然自立日夜矻矻讀醫家言務繼其世出治疾多驗
名揚吳中迎治者塡門或抱攜而至有至自百里外者
公尚自喜其術之濟人初無仕進意　一日朝廷召天下
名醫郡縣遂以公尚薦當是時陸孺人年近八十矣公
尚因乞終養不獲被迫遣至京至則念母不已竟乞歸

侍養依依母側母或有疾輒憂懼食不下咽他日母以
天年終哀毀不欲生見者感動既免喪言及必流涕其
孝如此後再召起未幾即選入御藥房恭謹不怠及用
藥屢奏奇效成化乙巳遂授御醫明年進院判丁未以
例改初官弘治壬子三載考最蒙賜敕命階迪功郎明年
復以功加俸一級又二載公尚自以衰病不任勞苦求
去院長以下皆留之而其意堅不可遏乃上章懇請上
准其去特擢院判以榮之歸且三載俄得疾不起庚申

五月十三日也享年六十八於是其子寵以冠帶醫士繼典御藥聞訃痛哭將歸守制以其父當被卹典如例具疏告哀上即命守臣諭祭葢酬其功績出特恩云當公尚無恙時躬擇葬地於吳縣横山之原至是憲等卜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將啓殯以葬寵復以其父為人當表於墓道謂予久相好泣請甚至予何忍違之惟公尚性質直無偽與人處不喜譃浪口未嘗侮人或人侮之亦不與校嘗曰吾惟受損得有今日因為詩以示其子

而名公取其言至為書石以刻之若其為醫又嘗曰父母愛子當體其情嬰孺難言必察其狀故人有求治者不論旦暮寒暑僕僕走視用藥精審常求全功至於富貴貧賤之家不計酬報槩盡其心其甚貧者反以米粟濟之以助調治其德可謂厚矣是以公卿大夫重之皆曰陳先生醫中君子也葢不特取其術耳以是表之庶亦見其為人矣其娶仰氏大理寺丞瞻之孫女早卒無子繼史氏蘇州衛百戸浩之女有賢行子男三長即憲

次即寵次宥並傳醫業女一適查恂孫男五曰表餘尚
幼敢繫於後俾併刻之

王葦菴處士墓表

長洲之野有隱居讀書曰王葦菴處士其諱錡字元禹
葦菴其自號也家世力農吳人因其所居稱荻扁王氏
處士自少軒然出羣從中長益好學自經傳百氏務徧
覽尤熟於史凡先代事非特善記憶而已考其得失善
惡以求其興衰之故自謂不易其言對客談辨輒觸忤

人惟其性剛直以為言衝於口不能茹雖致人怒亦不暇卹平生有所見聞即筆之不顧忌諱號寓圃雜記盖處士好從先生長者游又婦翁為劉草窗草窗一代詩人也居京師博學多識故處士得其議論尤多宅臨湖彌望皆田園而堂宇靜深間以嘉樹窈如也性不飲酒客至必欵曲時出詼語以為樂或放扁舟出沒汀烟渚月間往往賦詩寄興一日詣毘陵訪親友顧上錫麓入荆溪遇山水佳處輙盤桓逾時已而徑歸忘其所訪者

其高致如此處士生六歲喪其父廷用賴母滕氏守節以教滕氏固賢母處士事之四十年未嘗一日去左右其孝足稱也友其弟鉦鉦卒撫其諸子家屢遭火厄故居蕩然卒盡力營置以復王氏所以不墜者處士力也弘治十二年十月晦處士以疾卒享年六十八葬有日其二子洣汶遣人乞表墓之詞而以事行一編同至予少識王氏昆仲後皆物故數年前獨見處士與其從弟陳留令抑夫歸然存耳洣復與子從子奕相好因以此

見委夫惟有世契則處士為人豈待此一編而後知耶噫望蘇臺之白雲瞻茂苑之喬木故家舊族猶有存者獨清逸之士所謂巋然者今復不得見矣因為慨然傷歎書此既以著處士之隱節且以識予之感云爾

處菴徐府君墓表

吳縣有徐氏族大且故在宋曰三奇自婺徙吳始擇洞庭之勝家焉歷十餘世四分其族曰庭蘭居南偏人稱南徐以別之庭蘭好文禮士為山中鉅人生某某生德

重有祖風四子府君其季也母曰某氏而府君為顧氏出諱潮字以同號處菴徐氏宗族既盛府君處其間偉然不羣稍長莊重自持不苟言笑於是諸兄皆成立父使析産治生府君不忍去獨依其父以居事不專主必禀而後行旦暮侍奉内敬外愉甚得子道及居喪執禮毁瘠寢苫喪次未嘗内處有古孝子行至待其兄曲盡其道有人所難處者兄卒撫其姪恩意藹如若其嗜學以讀書為第一義自少矻矻研求不倦攻詩學書具有

法度生子縉甫垂髫教之即嚴曰無蹈他日失學之悔
也縉締姻於今吏部侍郎王公資遣入京戒諭就學縉
竟登鄉舉貽書訓之勿遽自滿當以古人學業自期縉
將取甲科以榮其親而府君之訃至矣府君娶沈氏子
男三人長即縉次紳次纓女三人長適蔣龍次許適朱
某次許適馬叔雍其年五十二以弘治十四年六月二
十四日卒卜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洞庭某地縉既請吏
部公為銘復欲予表於墓上予知徐氏已久而與其父

子且善乃叙其事行遺之葢隱處之士不得施爲於世則所見者止此然有可推而知之者觀其孝友之行孚於家可以知其治國之道觀其勦勵之學積於已可以知其居官之法古以德行文藝賓興乎人者知其可移而用也故書以表之

明故廸功郎海鹽縣丞鄘府君墓表

廸功郎海鹽丞鄘府君請老於家數年年八十令弘治十六年六月七日卒其子嶽州同知 璠聞訃而歸卜明

年二月二十八日葬於任丘城東北二里使其弟琚來曰不幸先人棄諸孤勉襄大事已礱石將樹墓上願得一言而刻之以揚先德且以為諸孤之慰耳謹以房郎中瑄所為狀請蓋徽州君昔為吳縣有契舊乃諾之府君諱觀政字從仕其先為嶺南高要著姓永樂初以畿內兵荒多隙地詔徙四方民實之府君之父福亦在焉故為河間任邱人福配陳氏生四子府君其季也少入邑庠頴敏好學顧屢舉不偶成化戊戌由太學授浙之

海鹽丞海鹽素繁劇府君以簡易佐治民多徳之嘗督軍儲有餽金百鎰者欲飛售為奸利乃舉手加額曰吾不能為欺天事甫三載引疾告歸遣諸子從經師游曰必自課其二遂連起登進士第名能官餘亦將起而繼之鄺氏之盛遂著聞焉府君配尹氏子男六人曰珣先卒曰瑀曰璠自吳縣擢徽州同知曰珩登封知縣曰琚曰琮俱縣學生孫男十一人曰深曰濤曰溶曰淳曰沂曰潛曰灝曰澡曰沱曰汴曰津女九人長適舉人張綸

次周滙次張紹紹為縣學生次張芝餘俱幼曽孫男一

府君有厚德嘗遇同舟者遘疾諸恐相染欲内諸水府

君哀懇止之復飲湯藥竟得生至家脫妻子簪珥為謝

曰活我者此公也府君笑而卻之此特其一二事也噫

鄺氏之盛豈獨府君之善教哉必隂有德以默相於其

間者今夫居室但見其棟宇之美榱題之高是直外觀

耳安知基之堅厚築之者之有人乎是宜表之以示其

後人

承事郎錢伯寛甫墓表

承事郎錢伯寛甫以成化十四年六月十二日卒年五十六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既葬於吳縣薦福山之慼慈塢其友今都御史陳君玉汝時在翰林為銘其墓矣後二十年其孫同愛兄弟復求予文為墓表予以史事未暇又七年始書之伯寛甫諱愃姓錢氏自號杏園其先揚之江都人世業小兒醫在元有為醫學教諭曰益者始以兵亂徙居吳中遂占籍長洲益生元善國初太

醫院醫士元善生宗道晉府良醫正宗道生良玉仍醫士良玉娶高氏生子四人伯寛甫其季也少侍其父居京師習進士業徧從經師問學累舉於鄉不利歎曰仕宦當有命家世業醫濟人豈必仕耶取其家藏書習之遇疑難質於諸兄遂通其說他日歸吳幼稚病爭請視之或抱攜来就視用藥輙有驗且不計利人以是稱之初良玉有恩於邑人沈以宏氏以宏為尹山名家無子遂求其子為贅壻即伯寛甫及以宏卒伯寛甫以故廬

為沈氏物悉歸其弟姪別築室以居中歲更遷居城東前臨長溪後帶廣圃圃中竹樹甚茂而杏為多因以為號性喜客客至款飲為樂尤善談或笑謔間發意甚適也俄一日目失明其談笑如故子男三人長金次錫次鐸女二人適唐祝劉傳孫男二人同仁同愛女若干人曾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予憶與王汝昔者屢游城東時伯寬甫尚無恙導游後圃常愛其地甚勝今四十年矣歷歷不忘而主人眉目猶宛然也然伯寬甫享年雖

少其子孫則盛而又有若同愛者惓惓欲揚先美可謂知而能傳者豈特好學有文將取科第以繼其志而已故為表之

承事郎王應祥墓表

應祥諱鳳姓王氏其先以為自河北從宋南遷籍於長洲者累世矣歲久族人滿閭巷應祥處其間勤生勞力竟拓其家吳人皆知其名然人所以知之者不惟以其產業之盛亦以其為人之賢耳葢應祥事其父至善甫

與其母許氏承順無違兄麟爲縣學生復資給不乏及麟仕漢陽府幕未幾乞歸與之處雍雍如也其待宗族鄉黨禮意周悉家有傭奴千指或有過不忍笞詈其厚而有容如此性好施予貧困者多獲濟至乞人往往候食於門歲飢郡縣勸分嘗出貲以應例受散官應祥自陳不願强之始受於是郡縣有工役輙委之又嘗遣之京師督賦事皆克濟吏以才諝稱云應祥娶高氏子男二人曰愚娶陸氏曰鉞娶楊氏孫男三人曰楠曰松曰

模女三其生宣徳十年二月丁夘沒於弘治七年八月辛巳乃卜以又明年三月甲申葬於吴縣馬鞍山之原前時鼎與予姪有連姻之好來求文表于墓上惟畀少能承家綽有父風及是居喪盡禮人尤稱之乃圖葬其父既得吉壤以弟幼能身任營築之勞其為人亦可謂賢矣應祥可謂有子矣雖然亦應祥之德厚所致也故予書其平生而必及此者以為其徳之驗耳為王氏子孫者其尚考於斯而謹嗣之

承事郎蘇君墓表

蘇君克成未冠時游郡學為弟子與予有世契特相厚稍長以其父兄當行役京師即棄儒業毅然代行數往返不倦然因事貫為養親計家更裕也中歲頗厭事家居數年以其子昺為太學生習譯書四夷館將有官秩念其少不更事曰吾當面諭以居官之法復上京師予以君故人也宜於我乎館時寒月病足瘡不能行醫以為皸也易之踰三月南還行至直沽俄卒於舟中時昺

見其父病寙以為憂不忍舍去尚隨侍又頼其姻友今都御史徐公以方伯述職還而護行為治斂具竟返其柩其長子泰聞訃𡚁婦子號哭迎其喪殯於家卜日將葬遣人持狀来乞一言刻石子不能忘情也蘇世為長洲人國初有諱禮者以人材授王田典史禮生彦衡彦衡生伯讓伯讓生孟淵孟淵娶張氏生二子君其仲也諱鋼字克成克成亦娶張氏亦生二子長即泰婦曰唐氏沙氏次即㫖婦曰薛氏女四適錢劍俞祥王觀錢應

夒孫男一曰奎女四君年六十五而卒卒之歳為弘治
已未二月癸巳也以又明年庚申十二月壬寅葬於本
縣彭華鄉覺海山之原惟蘇自孟淵拓其家以大有名
於郡中孟淵喜交游克成繼之交道益廣縉紳大夫多
過其門克成見人恭謹盡禮性惟不飲酒而相對歡然
也若其治生勤敏善會計劑量所以裕其家者他人或
不能及當其厭事之日顧習稼穡結屋西山中命家僮
刺舟出城郭或數日忘返及北来已不良於行時使人

扶掖出巷一觀車馬市廛之盛歎曰吾老矣豈意衣袂復染京塵耶吾當亟歸敝廬以守先人之業然不意遂卒於道路亦可哀也君嘗輸粟助有司賑飢授散官如詔旨故題曰承事郎蘇君墓以表之

吳醫沈宗常甫墓表

吳中醫家之盛有沈氏沈氏醫術之良有宗常甫宗常諱屢其字宗常自號怡晚少讀儒書用以資於醫且家故多良方又庭闈中父兄相處言必及醫事宗常得於

見聞者尤多出而治病遂數著竒效舉其尤者鄉人金
汝聲患鼻衂血湧出神思昏亂飲涼劑不止請宗常治
投人參附子人曰血熱則行附子大熱柰何宗常曰脉
細弱非此藥不可飲之果愈孔侍郎患體熱如燔喘而
聲重飲食且絶時夏月人謂中熱宗常曰公高官常居
大厦丹溪有說乃中暑也以暑藥進而愈劉太守小便
閉不可忍用通利藥其閉如故宗常診其脉緊滑曰此
痰結滯胠膈間也以吐藥投之亦愈崑山黄遜之年五

十餘飲食如常神思忽異每日晚歌笑不止人莫知為何疾曰此陰火助痰火也動則痰升晚屬陰歌笑由之宜用二陳湯及降火之劑如其言亦愈長洲吳丞妻産後受驚他醫飲清心安神諸藥寢息益不安曰驚從外入甚膽傷所致俾服抱膽丸亦愈許市人李清之忽腰膝痛甚不良於行皆以血衰治診其脉洪大曰此火證非虛疾也後當疽發果然又廬陵商人小腹脹痛喘而不食過三日矣視其脉如常詢其平日飲食曰近食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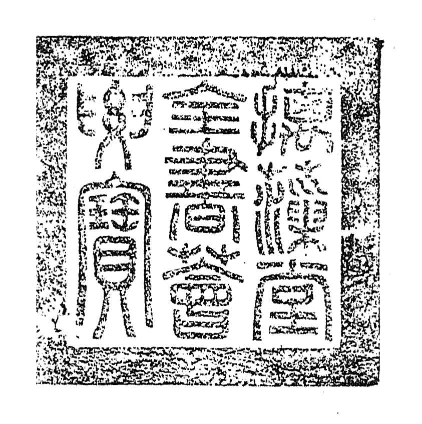
脂曰得之矣小腸爲受盛之府羊脂凝結能無阻乎宜以重湯溫之水行痛止從其言不藥而愈又一婦夏月患吐利甚危診其脉沈伏以參附合煎而飲婦家云曽以是進苦不能下咽耳曰此寒疾固宜熱劑之弗納也當熱因寒用如其法飲之即愈其事載藥案者尚多不能書葢宗常之醫雖得於家學然能察標本適權宜往往出已見而不泥古方其著效葢如此宗常尤善治生家致優裕故其治疾不望報曰吾衣食自有餘醫特寓

吾濟人之心耳且因有餘每斥以周郵貧困又不止於
醫之濟人也沈之先為汴人從宋南遷家吳中今為長
洲人自宋以醫仕其先不可考家有思陵御書良惠堂
扁至今人稱良惠沈氏八世祖瑛元官醫提領瑛生彦
才平江路醫學録彦才生德輝江浙行省官醫提舉德
輝生絅業醫不仕絅生以潛國朝太醫院御醫以潛生
寅寅生熙熙娶浦氏生四子其仲為宗常娶張氏保定
太守柷之女繼陳氏蘇州衛鎮撫熊之女皆賢而無子

以季弟圭之子鍔為後鍔初娶顔氏工部員外郎涇之
女繼周氏女二人許嫁吳繼美徐崇並宦族孫女一人
宗常享年六十五其生正統丁巳十二月三日卒於弘
治辛酉七月十日卜又明年十二月三日葬吳縣隆池
新阡鍔請其内兄鄉貢進士張君文臣為狀其從大父
翰林編修良德逦來道鍔意請文表於墓上曰鍔有孝
行欲顯揚其父甚切也惟曲徇其情幸甚固辭不獲乃
按狀書之惟沈氏自御醫公醫益良尤好儒業有詩名

於是子孫業儒者繼繼不絶至寅之弟宙是生衢州知府良臣及編修君皆登進士第以顯於時而游鄉校頴異好學可望以取科名者尚有之人謂其家不特以醫名而已故予表宗常之墓而沈氏之盛亦因以見之

家藏集卷七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主事臣張　培

謄録舉人臣呉壽朋

謄録監生臣金　堉